

文津佛學叢書之十四

鳩摩羅什研究

鄭郁卿著

鄭郁卿 著

鳩摩羅什研究

文津書版社

鳩摩羅什研究 214

著 者 鄭 郁 卿
發 行 者 范 惠 美
出 版 者 文 津 出 版 社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3 6 3 5 0 0 8
郵政劃撥：0 0 1 6 0 8 4—0 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新台幣 120 元

說佛

——代序

釋心淨

或問曰：「什麼是佛？」

答曰：「自然即佛。」

又問：「感應道交，作麼解？」

曰：「隨處都是自然，隨處都有佛在。△老子▽書說：大則逝，逝則遠，遠則返；法爾如是，何嘗有感應，又何嘗沒有道交？」

梁釋慧皎的△高僧傳▽說漢明帝感夢，中土始傳佛法，這說法迭經佛徒的宣揚，爾後韓退之、司馬君實（見彼之△諫迎佛骨表▽和△資治通鑑·明帝八年條▽的揄講，則幾成定論；而事實有不然者，殆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案，此書早已亡佚，幸有裴氏的△注▽而保存了若干資料）說到西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已經有大月氏的使臣伊存親口傳授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的事，學者間頗承認這說法的可信，那麼，佛教的東來，早明帝之說近百年了。其實，更往上推，即漢武帝得金人、穿昆明池得黑灰，秦始皇囚室利防、禁不得祠，燕昭王時尸羅指出浮屠，△山海經▽裏有天毒之國偃人愛人之說等等，都是佛法東流的記錄，而

學者不信。唐道宣律師嘗在定中問天人陸暢：此世界何時有佛？陸暢說任一時都有佛，並指明何處有佛像，何處有舍利……豈不是嗎？佛本自然，那一處、那一世欠缺了自然？

佛說衆生煩惱之數有八萬四千，因設八萬四千法門爲度衆生；儘管法門之多如是，略不離文字般若的導引。所以佛入涅槃之初，阿難尊者乃傳佛之言教，是謂《經藏》，嗣後大法的輪轉，多賴磐咳的垂教，於是，《高僧傳》乃說《四十二章經》是攝摩騰、竺法蘭費來東土，是漢地經譯之始；而學者頗不信其說，如呂澂居士便認爲是《法句經》的抄集，他說：「我們認定此經是東晉初抄出的。其理由：一、此經最初見於東晉成帝時的《支敏度錄》，所以它應出在此錄之前。二、在惠帝時，道佛爭論，王浮著有《老子化胡經》，說佛教是假造諸經，但未提到《四十二章》的名字，可見當時尚無此經，否則王浮決不會目睹這一所謂初傳佛典而不加以攻擊。因此，此經抄出的年限，最早不能超過《化胡經》，最晚不能晚於《支敏度錄》。惠帝末年是公元三〇六年，成帝末年爲公元三四二年，大約就產生於此三十年之間。」（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一講佛學的初傳》）但是，印順導師卻認爲確有其事，他說：「明帝的時候，江淮一帶的佛法，相當流行；這從楚王英的奉佛、供僧、持齋，而可以理解出來。所以灑湖發現金象，作爲國家的符瑞，而引起國家對佛教的尊敬，是並不希奇的。遣使求法，而有《四十二章經》，被珍藏於蘭臺石室。可惜《四十二章經序》的作者，不知道譯者是誰，派遣的使者是誰。對於這，南齊王琰《洞冥記》說是：『初使者蔡愔，將西域迦葉摩騰等，齋優填王書釋迦佛像（來），帝重之，如夢

所見也』。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王琰說『如諸傳備載』，他是有所據的。摩騰與四十二章經的傳譯有關，從四十二章經來說，一般流通的八四十二章經，是宋守遂所傳的，經過禪宗大德糅合了禪家的辭句，所以曾引起近代學者的誤會，認為充滿禪宗色彩的八四十二章經，是晚出的偽經。其實，別有八四十二章經古本，編在宋藏與麗藏。古傳的八四十二章經，道安的《綜理羣經目錄》（西元三四七作），雖沒有記錄，但西晉惠帝時（西元二九〇—三〇六年）的支敏度，已記錄《孝明皇帝四十二章》了。劉宋時作的《別錄》，說《四十二章經》有二本，支謙第二譯，『與摩騰譯者小異』。這可見摩騰的初譯《四十二章》，在王琰以前，早有了明文的記錄。考察起來，這是完全正確的！」（見《妙雲集》下《佛教史地考論》之《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我想，印順導師的說法似乎比較可以接受，孔子不是說的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讀書、作學問老是一味的疑古，也不是辦法。

從攝摩騰、竺法蘭之譯《四十二章經》開始，其中經過安清、支婁迦讖、曇柯迦羅、康僧會、支謙……等等，陸陸續續地譯了三、四百年，出了一位大翻譯家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原先是天竺人——即是印度——後來國破了，他父親逃到龜茲國，娶了龜茲王的妹妹為妻，而生羅什。又生了羅什的弟弟弗沙提婆，便想出家，也帶了七歲的羅什披剃。羅什從幼年起便極聰明穎悟，嘗從盤頭達多學小乘佛法，又從須利耶蘇摩受大乘佛法，於是身通三藏，乃到震旦來弘法。根據《高僧傳》，說他譯經達三百餘卷（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一般通稱

△祐錄▽，說是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那麼，羅什一生的貢獻是全在譯經上頭了。而他於此一事業，也頗有自負之意，△高僧傳▽寫他和卑摩羅叉（案，即羅什在龜茲時從受律學的老師）相見時，羅叉又問他：

「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

羅什回答說：「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

又羅什在臨示寂時，也有一段話，頗發人省思：「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這是貢高我慢嗎？不是，這是對自己的一番肯定，正如子畏於匡，說：「天之將喪斯文也，丘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一樣的。

羅什的學問、事功，學者的研究已經很清楚地臚列於前，釋慧皎在△高僧傳▽裏論到譯業的重要，說：「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胸襟，而不博尋眾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探禪律，融合經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助歟？」然而，我佛助人，恆言：「說食不飽」；如果但執着於文字般若的探研，實於身家性命的淨化了不相應，其於佛的教誨，豈不離得益遠了嗎？

羅什法師亟弘龍樹菩薩的學說，做此研究的學者，能不掩卷思維嗎？

說
佛

五

目錄

引言	一
什公傳校略	七
校略：(一) 晉書・藝術傳	▽
(二) 祐錄	▽
(三) 歷代三寶紀	▽
(四) 太平廣記	▽
(五) 廣弘明集卷二十三後秦釋僧肇羅什誄	▽
什公行年簡表	二三
時空環境	三一
時代環境	三一
(一) 龜茲時代	
(二) 沙勒時代	
(三) 涼土時代	

(四) 長安時代

(五) 本節之結論

地理因素

四〇

(一) 龜茲

(二) 辛頭河

(三) 罽賓

(四) 大月氏

(五) 沙勒

附：佛鉢考

(六) 溫宿國

(七) 莎車

(八) 涼州

(九) 長安

什公師友錄

五九

(一) 佛圖舌彌

(二) 盤頭達多

附：皇帝新衣考

(三)月氏北山羅漢

(四)喜見

(五)須利耶蘇摩

(六)阿竭耶末帝

(七)卑摩羅叉

(八)弗若多羅

(九)曇摩流支

(十)佛陀耶舍

(十一)佛跋跋陀羅

(十二)道安

(十三)慧遠

(十四)什公弟子表：錄△僧傳▽、△祐錄▽、△僧叡大品經序▽、△大唐內典錄▽、△古今譯經圖

紀▽、△開元釋教錄▽、△晉書·藝術傳▽、△魏書·釋老志▽等以為校對。

(十五)僧肇△附：僧叡、慧叡▽

什公之譯業：.....八一

(一) 秦言未洽時期：

1. 弘始三年譯△衆家禪要▽、△十二因緣經▽、△禪法要解▽、△禪法要▽。
2. 弘始四年譯△阿彌陀經▽、△賢劫經▽、△大智度論▽、△思益梵天所問經▽、△百論▽。
3. 弘始五年譯△小品般若▽。
4. 弘始六年譯△十誦律▽。
5. 弘始七年譯△佛藏經▽、△雜譬喻經▽、△稱揚諸佛功德經▽、△菩薩藏經▽。

(二) 秦言婉轉自如之時期：

1. 弘始八年譯△法華經▽、△維摩詰經▽、△華手經▽。
2. 弘始九年譯△自在王菩薩經▽。
3. 弘始十年譯△小品般若經▽。
4. 弘始十一年譯△中論▽、△十二門論▽。
5. 弘始十二年譯△十住經▽、△四分律▽。
6. 弘始十三年譯△成實論▽。

附：△訶梨跋摩傳▽。

(三) 什公譯事準則：

1. 改梵爲秦，失其藻蔚。

2. 嚼飯與人喻。

3. 八感通錄▽所記：

甲、隨機而作。

乙、刪補繁闕。

4. 助譯之學僧。

什公之學行……………一〇五

自小乘而趨大乘之歷程，並兼論：

(一) 本無宗。

(二) 即色宗。

(三) 心無宗。

(四) 識含宗、幻化宗、緣會宗。

(五) 三論宗。此蓋什公所特重者。

(六) 破斥小乘學以確立大乘義。

(七) 簡釋△什公送慧遠偈▽。

餘言……………一二九

(一) 什公始釐清大、小乘學之觀念。

(二)大乘之弘揚實有賴我儒、道爲之先引也。

(三)顯揚龍樹菩薩之大乘學。

參考書目……………一三九

引 言

文化者，人文化成也。舉凡思想、藝術、宗教、風俗習慣，初皆一地區、一種族或部落之文明，積漸習染，乃成一地區、一種族或部落傳襲之鉅大深邃而若隱若顯之習尚者，即謂之文化。文化亦一有機體，恆得生、老、病、死之律制；方其老也，病也，不得外來清新「藥效」之救治，則死矣！故文化者，其勢端賴搏成之也。△詩。大雅。文王之什▽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後世知識分子——如孔子、孟子之徒——深體此維新之命之旨，極力倡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遂使我文化互百代而不泯！

然其「自強不息」之方法，蓋在包容的、選擇的與乎自主的搏成一新文化，以故，我之文化恆不泯滅，恆是鮮跳活潑之生氣盈然之文化！顧其搏成之方法，除自然之仿效、移植外，尤須借重文字、語言之逐譯介紹，故我民族從來即看重翻譯。△禮記·王制▽即載有：「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之規制，△禮記疏▽曰：「其通傳北方之官謂之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然我中原漢族，本為一種「強勢」之文化，凡有所交際，皆以我族之語言文字為主，故雖有「象鞮」之設，尠有緒業之留者。我古籍淹留至今，猶得一見之最早譯事厥有二端：一是△說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

(原文) 濫兮抃草濫予昌柢澤予昌州州饑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檀秦踰滲隄隨河湖。

(楚語譯文) 今夕何夕兮，舉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另一是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白狼王唐菽等慕化詩三章：

(原文) 提官隗構，魏冒踰槽，罔譯劉脾，旁莫支流，微衣隨旅，知唐桑艾，邪毗緝繡，推潭僕遠，拓拒蘇便，局後仍離，僂讓龍洞，莫支度由，陽雒僧鱗，莫稗角存。(一章)

(譯文) 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繪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伸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一章)

(原文) 僂讓皮尼，且交陵悟，繩動隨旅，路且陳雒，聖德渡諾，魏菌渡洗，綜邪流藩，荏邪尋螺，藐潏瀘灘，菌補邪推，辟危歸險，莫受萬柳，術疊附德，仍路孳摸。(二章)

(譯文)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二章)

(原文) 荒服之儀，犁藉鄰鄰，阻蘇邪犁，莫碣麤沐，罔譯傳微，是漢夜拒，蹤優路仁，雷折險龍，倫狼藏幢，扶路側祿，息落服濕，理瀝髭雒，捕莖菌毗，懷橐匹漏，傳言呼救，陵陽臣僕。(三章)

(譯文) 荒服之外，土地境垵，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

冒險恆，高山岐峻，緣崖礮石，木簿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三章）

似此等譯事，宛然鳳毛麟角，不遑多觀；其對於外來文化爲真切而熱衷之期盼，且爲虛心虔誠之接受，因之遂認翻譯爲一崇高事業，而付之一極敬慎專注之態度者，厥爲佛教輸入以後之事也。佛教之輸入不能必定於何時日？而△三國志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則謂漢哀崇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經▽，此是吾國有△佛經▽之始；然此「經」今既不見，亦非「譯本」。今存諸藏經之最早譯本，殆聶摩騰、竺法蘭共同寫譯之△四十二章經▽，然此經各經錄之說法，歧異殊甚，頗不爲學界所信重，可略而不論。論譯業之始，或在後漢桓、靈之際，如安世高譯△安般守意經▽、支婁迦讖譯△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等是，逮東晉南北朝、隋唐而稱極盛。梁任公據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言，分我國譯業爲三期：

第一 外國人主譯期。

第二 中外人共譯期。

第三 本國人主譯期。

而言曰：「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盤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覲面難通……』此爲第一期之情狀。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實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譯，全爲私人事業，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既不甚了解，筆受之人語學與教理